

著 曬 馬 包

譯 元 達 吳

婚結的樂嘉費

刊 叢 活 生 化 文

XXVII

香港馬禮遜

譯成國語

感謝的樂意

何靈蘭編譯

五洲書局

婚結的樂嘉費

Caron de Beaumarchais

譯 元 達 吳

刊叢活生化文

種七十二第

版初月六年十三國民華中

刊叢活生化文

種七廿第

編主金巴

人 行 發

林 文 吳

所 行 發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弄四八三路州福海上

所 刷 印

所刷印活生化文

有 所 權 版

印 翻 許 不

婚 結 的 樂 嘉 費

著 曉 馬 包

譯 元 達 吳

角 五 元 二 價 實

序

1

費嘉樂的婚姻的作者原姓卡隆 (Caron) 一七三二年生於巴黎，後來得志，就改了貴族的姓，叫做包馬驪 (de Beaumarchais)。他是一個鐘錶匠的兒子，繼承父業，發明了一種機件，能製造很小很薄的錶。他又是音樂家，當過路易十五女兒們的音樂教師。他也是理財家，是那時代財政家巴黎·杜弗內 (Paris-Duverney) 的親信人。他也是陰謀家，暗中幫助過美國爭獨立，反抗英國。他也是外交家，曾被派到西班牙，英國，德國，奧國辦理祕密外交事件。他有雄辯的天才，他經過不少案件。雖然有時也會敗訴，下過好幾次獄，但是總得着一般民衆對他的同情。在情場裏他是每戰必勝的，他一共結過三次婚；當時

甚至於有人疑心他前兩位太太是被他謀殺的。他生平無論做什麼，沒有不成功的，而且他什麼事都肯擔當，都敢擔當；他有大無畏的精神；不怕權貴，連路易十六也不放在心上。他的文學作品備忘錄（*Mémoires*）塞維勒的理髮師（*Le Barbier de Séville*）和費嘉樂的結婚（*Le Mariage de Figaro*）等也處處十足表現這大無畏的精神。

包馬曬寫費嘉樂的結婚的動機是有一段歷史的。

在塞維勒的理髮匠的序裏，他說他的喜劇不過是一個有趣的故事裏面最欠精采的一節，他可以繼續這故事，再寫出一篇更精采的喜劇，情節如下：

費嘉樂——塞維勒的理髮師——幫助阿勒瑪維華伯爵娶上露絲娜後，發現他自己已是馬斯憐和霸多老的私生子。先前這一對可憐的母子被霸多老遺棄，過了六年飄流乞丐的生活，費嘉樂給一批浪人的首領盜走，因此母子分離。包馬曬所謂最有精采的一段就是費嘉樂和他父母相認團圓。因為他的序裏有這一番話，孔體親王（*Prince de Conti*）公開地激他，要他把理髮師的續篇寫出來給大家看，於是乎他就動手寫費嘉樂

的結婚又名狂歡的一日 (La Folle Journée)。劇裏面雖然在第四幕插上費嘉樂和他父母團圓的一段，可是劇情的重心並不在此，比較理髮師序裏所述的故事增加了不少別的劇情。

費嘉樂的結婚是一七七八年寫完的，可是經過七次檢查，六年奮鬥，才得在一七八四年正式公演。這種經過祇有莫里哀的偽君子稍爲可以比較比較。上演的第一天巴黎爲之轟動。觀衆情緒的緊張和高乃依的西德及露俄的厄納尼上演時候差不多。

照當時文藝作品檢查條例，每一作品必需經過兩位正式檢查員檢定才得付印或公演。頭一個審查費嘉樂的結婚的檢查員叫做考克萊 (Coquelay)——法國戲院的法律顧問。他雖然素來和包馬驪不睦，可是這回除了要他改掉些字眼以外，毫無留難地審定，准許他上演。他還說這齣喜劇的寫作很佳，一定可以號召觀衆。這是很奇怪的，該劇內容有許多地方嘲笑政府，特別是第五幕裏面著名的費嘉樂的獨語，攻擊政府可說是體無完膚，而且原本裏面比現在我們所讀着的修改過的本子激烈得多，包馬驪公然指

名攻擊巴士提（Bastille）監獄，而考克萊絲沒有留難他。

第一次檢查通過，候着第二次檢查時間內，費嘉樂的結婚已經傳入凡爾塞宮裏，互相傳誦，於是就出了岔子，包馬曬遇着了阻難。關於此事我們找出很多記載，而康邦夫人（Madame Campan）自己的記載當然最足憑信。

『我開始唸，陛下（路易十六）屢次插口，有時讚賞，有時非難……唸到獨白一場，裏面有好些攻擊行政的地方，特別是唸到攻擊國家監獄那一節，陛下很興奮地站起來說：「可惡得很，這齣劇永遠不准上演。要公演牠除非毀掉巴士提才不至於有危險的效果。他嘲弄一個政府裏面所有應當尊重的東西。」——「那麼，牠不能公演了嗎？」皇后說——「不一定不，」路易十六回答說，「這是毫無疑義的。」』

後來路易十六就手諭給掌璽大臣，信裏面說：『我把包馬曬的喜劇送還你。我唸過了，我也叫人唸過給我聽。檢查員不得准許牠公演或付印。』

我們可以想像得出：包馬曬絕不會因這一紙禁令而放棄公演他的喜劇的，尤其是

他很明瞭路易十六不是一個有堅強意志的君主。他設法使得一般人認識他的作品，激起一般人對於他的作品的好奇心。朝中權貴裏面，路易十六掌櫃大臣和普羅封斯伯爵（Comte de Provence）是極力反對費嘉樂的結婚的，至於亞多亞伯爵（Comte d'Artois）則想利用這機會苦惱路易十六，大多數朝臣則因路易十六的禁止而愈想嚐嚐這「禁果」，連皇后也是屬於後一派的。包馬曬於是利用這些人的好奇心，將他的喜劇帶到好些沙龍裏去公開誦讀。他用他的口才去引起他人的注意，有時特爲把些字眼拉長些，有時特意著重些包含惡意的字句，他沒有一次得不着聽衆的讚賞的掌聲。除此以外，他還將第二幕薛侶萍唱的羅曼史曲傳出去，使得巴黎全城居民都唱上口。而且有時他還擺出點架子，別人請他到沙龍去唸他的喜劇，非三催四請還不肯去。

其實包馬曬儘可不必花這般大力氣去幹，他很可以把他的喜劇送到外國去演。一七八一年十一月俄后卡得林第二（Catherine II）致函包馬曬請他准許在俄國公演費嘉樂的結婚。那騷斯根親王（Prince Nassau Siegen）新在華沙附近山上建築

一所別墅，也想用別墅的戲台上演包馬曬的喜劇。不過，包馬曬執意要先在法國公演，所以他請求第二次檢查。

這次派來的檢查員是舒亞 (Suard)，一個最會計好權貴的人。他的檢查結果完全不利於包馬曬；禁止公演費嘉樂的結婚。

在這絕望時候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國家演員忽然接到命令，要準備排演費嘉樂的結婚。這急轉直下的變化，我們找不出證據，說明牠的動機。大約可以說是亞多亞伯爵和其他貴族努力的結果。包馬曬很高興，趕緊選定小娛樂戲院 (Menus Plaisirs)，爲公演地點，派定演員担任各種角色。各事進行得很忙也很順利，似乎這「禁果」可以在一七八三年六月十三日開放給大家嚐嚐了。演員們也興高彩烈，努力練習，至少有過三十來次的排演。原先是禁止旁聽的，後來有些來頭的人漸漸也讓進去參觀。到六月十三日那一天，正當許多觀眾坐在小娛樂戲院等着開幕時候，忽然路易十六下來一道命令，禁止開演。當時不用說作者自己，單是那一群失望的觀眾，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。居然有人說出

些在法國大革命前未聽見過的激烈的話，罵路易十六壓迫人民，罵他爲專制暴君。經過此番波折，包馬囀更不服氣，他決心繼續奮鬥，他說：『不管路易十六如何，非弄到費嘉樂的結婚公演不可，如果必需的話，弄到巴黎聖母院（*Notre-Dame de Paris*）的中堂公演。』這次公演不成的損失，他一人担任賠償，絲毫不連累別人。

以後，他第一步辦法就是要求重新檢查他的作品，因爲他以爲這次吃了大虧，完全因爲舒亞報告不良的影響所致。八月初有個好機會：佛德累耳伯爵（*Comte de Vaudreuil*）致函包馬囀——那時他正在英國——請他允許在他的熱力微里哀（*Gen-nevilliers*）地域內上演他的費嘉樂的結婚，因爲亞多亞伯爵月中要到熱力微里哀打獵，信內還對作者說明：已經得着路易十六的准許。同時佛德累耳伯爵又寫張條子給小娛樂戲院叫牠的演員準備好，條子裏面說：『皇后已經告訴我：皇上准許本月十八日前後在熱力微里哀演費嘉樂的結婚。』可是包馬囀堅持要重新檢查過他的作品，才答應牠上演，而且指定要「法國學院的嚴酷的歷史家加雅」（*Gaillard*）作檢查員。加雅檢

查結果滿意，於是這一回總算費嘉樂的結婚演出了，雖然還不算公開的上演。

上演那天晚上，一共有三百多觀眾，都是些貴族。雖然劇情有許多是嘲笑他們的，可是他們了不在乎，很快樂地享受這「禁果」。因為人多場小，有些太太們叫熱，包馬曬得意忘形，用他的手杖打破了些玻璃窗，讓屋子通通空氣。這是他幾年來最快樂的一個晚晌。關於這一晚的上演，我們找出些檔案，證明一切費用都是小娛樂戲院墊付的，間接是路易十六墊付，後來佛德累耳伯爵償還的。而且演員都是路易十六的國家演員。這種矛盾的事實，在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委實毫不足奇。

但是包馬曬還不能算得完全滿意呢，因為還沒有辦到公演他的喜劇。熱力微里哀的上演過後，路易十六說：『你們看罷，包馬曬的力量比掌璽大臣還大呢。』他沒有說錯，不過還得等候幾個月，包馬曬才獲得他最後的勝利。

他仍舊從請求檢查下手，警察廳長勒那亞（Lenoir）告訴他：問題不在檢查，而在請求路易十六取消他的禁令。路易十六的態度怎麼樣呢？他只要作者修改若干地方，和

經過兩位檢查員的審定。他的態度漸漸軟化了。

第一位檢查員是幾第 (Guidi) 一個三十多年沒有踏進過戲院的老頭子。他批評費嘉樂的結婚爲了不足奇的作品，他檢查結果說牠裏面有有些不道德的地方。

包馬曬有什麼辦法呢？他祇好請求重新檢查。這次派下來的檢查員是得封坦 (Desfontaines)，一位戲劇作家。他的報告書裏面特別說明他唸得很仔細，一共唸過四次，他說祇要取消和修改些地方，就可以准許公演。他還很詳細地研究和指出包馬曬摹倣以前作家的情節，並不是想證明包馬曬受以前作家的影響，而是證明前人說過的話用過的劇情，有前例可援，不應該和他爲難。

這次包馬曬可滿意了，祇要再來一個好說話的檢查員就成了。這第六位檢查員也是一位戲劇作家，布累 (Bret)。他唸的是經過五次檢查修改過的稿，他毫無問題地審定了牠。

包馬曬爲穩當起見，請求在佛累德耳家裏召集法國學院會員，檢查員，文人，朝臣，要

人等等公開誦讀他的喜劇，任衆人批評和修改。在這公開誦讀中，包馬曬憑他三寸不爛之舌，戰勝種種責難。他開始唸下去，有人插口責難，他立刻就接受別人的意見。可是過一會兒，話又說回來，很適當很客氣地辯護他自己的主張，終於令責難他的人心悅誠服。結果誰都不要他削改，反給添些字句進去。包馬曬總稱贊別人增加的字句，和表示感謝。他的魔力很大，結果靠他的聰明的應付，他獲得完全勝利。

於是，一七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在法國喜劇院（Comédie Française）正式公演費嘉樂的結婚。

關於那一晚——我們該說那一天——的熱鬧情形，有很多記載，而法累里（Fleury）在他備忘錄（Mémoires）的記載最爲清楚詳細。以下爲法累里的記載：

『售票處沒有開門前十小時，整個首都的人，我猜想，已經在我們的門口等候着……不祇愛好戲劇和好奇的人，而且全體官場，而且親王和王爺們。包馬曬在一小時內收到五十封信，卑下地請求他送給他們作家的特別門票。售票原定下午四時開始，但是部

蓬公爵夫人 (Duchesse de Bourbon) 上午十一時就差用人到售票處等候，下午兩點鐘，俄盛太太 (Madame Ossun) 降低身份，對人行禮，請別人讓她走上去……這班羣衆衝散警衛，擠進大門……他們衝入戲院，擁擠到幾乎氣也透不過來……他們大多數是沒有門票的，經過門口時候，把錢擲給收票員。他們不會更低聲下氣，不會更勇敢，更焦急，單爲了要在戲院裏面爭一個座位。在戲院裏面，又是別一種現狀，一些盆子聲音，刀叉聲音，開酒瓶聲音……響得幾乎令人耳聾。我們的戲院變成了酒店……』

以上不過是法累里的記載的一小部份，可是我們看得出這一天包馬曬「禁果」的號召力如何。第二天傳說有些太太們擠進戲院時擠傷了。至於作者自己呢，他坐在一箇包廂裏面，和兩位神甫一塊兒，他特爲請他們吃晚飯和陪他去的，因爲，據他自己說，要是他一旦死去，他就可以立刻有神甫爲他作最後的禱告。

這次公演成功，包馬曬固然心滿意足，但那些妬忌他和站在路易十六方面的權貴，根本反對費嘉樂公演的人，都攻擊他，說他用猥褻的劇情引誘觀衆，特別攻擊勾搭

女下人過日子的阿勒瑪維華伯爵，垂青書僮的伯爵夫人，和什麼女人都想談戀愛的薛侶萍。當然包馬驪絕不會不聲不響任人批評他的作品的，他和那班人大打筆墨官司。鬧得最凶的就是和舒亞的一場。我們記得舒亞是費嘉樂的第二個檢查員，是個會討好權貴的人，不准費嘉樂上演的。他和作者吵架，有權賞作背景，這些權貴是路易十六的親信，而路易十六當時雖然不聲不響讓費嘉樂公演，可是心裏怨恨而無可發洩的滋味，我們是可以想得出的。偏偏包馬驪這個人又是個胆大包天的人，他的筆尖犀利，當然舒亞不是敵手，但是筆戰文章裏有一句話，給舒亞抓住了。他說：『爲了公演一齣喜劇我連獅子和老虎都克服了，如今我成功了，倒想強迫我每天早晨……打臭蟲嗎？』舒亞明白「臭蟲」是指他，可是「獅子」「老虎」是誰呢？那祇有皇帝和皇后了。經他一慫恿，本來懷恨的路易十六就下令拘捕包馬驪，把他下在聖拉撒（St. Lazare）監獄，那監獄是專爲盜犯和淫蕩青年而設的，對於包馬驪的侮辱可想而知。後來到了第五天，路易十六漸漸明白，受人利用，替別人出了氣。同時巴黎的輿論也對此事不滿，以爲人民沒有保障，難

保今天安安靜靜，明天不會在監獄裏過夜。於是包馬曬被釋出獄。他謀消極抵制，足不出戶，關在家裏，宣稱預備舉家遷往英國，和出賣他的產業。如果他一旦實行起來，對路易十六是很不利的。後來還是由亞多亞伯爵出面調解。路易十六贈給包馬曬八十萬法郎，作為補償他幫助美國獨立所受的損失，而且皇后在屯阿農（Trianon）主持上演塞維勒的理髮師，亞多亞伯爵扮費嘉樂，佛德累耳伯爵扮霸多老，皇后她自己担任露絲娜角色。包馬曬於是滿意了，他的費嘉樂的結婚照常而且更熱鬧地繼續公演下去。

從第一次公演一直到現在，單說在巴黎的國家戲院——法國喜劇院和奧戴翁（Odéon）——已經快演到一千次，除了高乃依莫利哀和拉辛的最賣座最受歡迎的劇本外，這個劇本可以說保持最高的記錄。

牠在國外也有相當的成功。除了法國戲班旅行到外國——特別到比利時——表演費嘉樂，受觀眾歡迎外，各國均有譯本。一七八五年有Kenl的德文譯本，一七八六年有Rhabeck的丹麥文譯本，和G. Decanbon的荷蘭文譯本，一七八七年有俄文譯